

乌尔里希·贝克的世界主义思想述评^{*}

程 冰

[内容提要]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传统生产和治理模式带来的反思性逻辑及知识和技术无法理解和解决的副产品,使得国际社会产生了世界联合与合作的需求。乌尔里希·贝克为解决和应对当前的困境与需求,提出了世界主义观点,主张发展出一种新的社会理论和方法论,关注国际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问题,以“对话式思维”取代“线性思维”,构建世界主义共同体。贝克的世界主义思想受到了颇多质疑,但他的诸多原创性观点也启发了一代学者。

[关键词] 乌尔里希·贝克 世界主义 风险社会 自反性现代化

21 世纪初,国际社会的主流话语逐渐发生了变化,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态度开始消退,危机感和安全焦虑四散开来,风险及其应对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核心话题。在这种国际语境下,世界主义思想迎来了一次复兴。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长期从事社会发展、全球化以及现代性等议题的研究,针对“风险社会”、“自反性现代化”以及“世界主义”等概念提出了许多独特见解,在西方学术界影响甚广。本文旨在概述贝克的世界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逻辑支点,并对其进行分析和评论。

一、贝克的世界主义思想概述

“世界主义”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文“Kosmopolitês”,意为世界公民,用以概括在道德和社会政治哲学中一系列广泛的重要概念。世界主义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为出发点,论述了权利、义务、公平、正义以及未来的理想社会模式。“世界主义”诞生于哲学领域,在长达 2000 多年的发展

历程中,逐渐扩展到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伦理、生态以及文学在内的多个学科,成为当代中西方思想研究的重要议题。

贝克将“世界主义”划分为两种类型:“哲学的世界主义”与“经验性世界主义”。前者是指一种哲学观点,认为“人类拥有平等的道德和政治责任,这种责任建立在基本人性的基础之上,排除了民族认同和宗教信仰的影响”^①。后者描述了一种社会现实,是指受全球化和个体化影响,人们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的空间被全球分工的结果填满,比如衣食住行中体现出越来越全球化的特点。在贝克看来,这是一种持续且不可逆的历史进程,其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似性与差异性、全球性与地方性相互联系、相互渗透。^②

哲学的世界主义起源于斯多葛学派和康德学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主义思想研究”(16ZDA095)的阶段性成果。

^① Iain Mclean and Alistair McMilan,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Politic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347.

^② 乌尔里希·贝克《世界主义的观点:战争即和平》,杨祖群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93—94 页。

派。斯多葛学派将世界主义的核心内涵界定为“在思考世界的过程中,把人类世界设想为一个单一的共同体”^①。康德是世界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主张建立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正义与永久和平。在康德看来,世界主义不是一项具体的政治主张,而是一种和平与正义的规范理想。不同于斯多葛学派“将世界主义理想与激情相关联”,康德的世界主义理想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在康德看来,“在民主、市场和宣传组成的世界性政治体制中,基于理性的个人可以成为一个好公民,而不需要经历教育”^②。

1980年代以后,世界主义领域涌现出更多学者,研究议题也延展至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比如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关注世界主义民主,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关注全球正义,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提倡世界主义公民及其教育,这些学者的观点构成了当代世界主义研究的主要架构。区别于其他学者,贝克将世界主义研究界定为对全球化的世界进行的一种现实分析。贝克指出,“世界主义”是一种社会进程,或者一种思维方式,并不仅仅是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概念。在世界主义进程中,人类的意识在发生转变,不仅对传统权威提出了挑战,还主张“对话思维”,提倡“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包容性,它假定了一种辩证逻辑,并对社会学方法论、政治形式以及世界主义体制进行了讨论。

(一) 贝克世界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

贝克的世界主义思想旨在为当前不断变革的社会提供一种新的社会学描述图景和解释方法,主要内容包括方法论世界主义(Methodological Cosmopolitanism)、世界主义化(Cosmopolitanization)以及世界主义体制(Institutionalized Cosmopolitanism),其中又可细分为众多概念,包括亚政治、权力的元游戏、世界主义共同体。

贝克敦促社会学研究克服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基于方法论世界主义对全球现象进行探索和分析。方法论世界主义呼吁通过“世界主义转向”来重新定义社会学,对社会研究的各个层面提出了挑战:比较方法层面,规定新的研究单位,包括个体、国家和国际组织;分析元素层面,发掘新的跨国形式和活动方式;规范性层面,思考世界主义规范和世界主义机构的构建。贝克认为,在

全球化时代,所有的现象都需要用一种“世界主义”的思维框架进行分析。人们生活在一个跨越国界且社会生活由结构关系组成的世界中,这种客观的变革需要在社会意识和社会学方法论两方面得到反映,因此有必要以世界主义观点取代民族主义观点,以方法论世界主义取代方法论民族主义。贝克声称,方法论世界主义把反思性现代化的多样性及全球相互依存关系作为理论反思和实证研究的出发点,从而满足了社会学提出的发展新概念和重新进行经验分析的要求。^③

“世界主义化”是指一种持续的社会进程,意味着人们的生活、学习、饮食的全球互联性,意味着承认差异性和多样性,意味着接受全球正义和自由民主等全球共识,意味着人们生活在一个更加新颖而复杂的全球社会中。在贝克看来,世界主义化带有强烈的强制性和现实性特征,是一种被迫共享的社会现实。世界主义化与伦理和哲学无关,而是一种社会事实。全球风险冲破了界限的围栏,将每个人联系在一起。在风险社会中,所有人深受影响但无能为力;国家的界限和传统的保护机制对这种强制性的突破完全形同虚设,人类被直接暴露在风险和威胁中。全球化和工业风险的共存缔造出一个“无论好坏,我们都共享”的时代。^④另外,世界主义化进程具有不确定性。贝克认为,世界主义化与当前社会学方法论之间的不匹配,导致世界主义发展并非沿着一条可以对其进行准确评估的特定轨道前行,而是拥有着诸多的反复和误解。^⑤即是说,作为一种社会进程,世界主义化与世界主义意识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跨国行为体不一定具有世界主义倾向,世界主义化不能被误解成必然导向世界主义意识,世界主义意识可能会出现,也可能不会出现,并不具

① Martha Nussbaum, “Kant and Stoic Cosmopolitanism”,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 5, No. 1, 1997, p. 10.

② Rudiger Safranski, *How Much Globalization Can We Bea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5, p. 30.

③ Ulrich Beck and Natan Sznaider, “Unpacking Cosmopolitanism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 Research Agenda”,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57, No. 1, 2006, p. 3.

④ Ulrich Beck, “Redefining the Sociological Project: The Cosmopolitan Challenge.” *Sociology*, Vol. 46, No. 1 2012, p. 9.

⑤ Ulrich Beck, *The Metamorphosis of the World*, Cambridge: Polity, 2016, p. 97.

有绝对性。

贝克希望能够建构一种未来世界的治理模式以对抗全球威胁,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唯一方式。世界主义体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社会层面、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

在社会层面,形成一种基于技术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进行权力博弈的“亚政治”(Sub-politics)形态。贝克认为,政治不能只留给欧盟或其他类似机构的专家,工业风险的碎片化和均衡效应要求科学和专业更加民主化,换句话说,要求公众更多地参与到政治决策中,他把这种社会非政治领域的政治化进程称为“亚政治”,即那些原本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寻求政策保护的非决策者逐渐进入决策领域。^①“亚政治”的核心内容是对政治进行重新定义。在对“亚政治”进行引证论述时,贝克将政治界定为政府,而“亚政治”是指对现有政府进行的强迫性干预。^②因此,“亚政治”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自下而上进行政治议程设置的形式。

在国家层面,民族国家、跨国公司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三方进行博弈,形成一种“权力博弈的元游戏”(Meta Game of Power)。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权力如何被挑战和扭曲”是贝克世界主义思想探讨的重要内容。在贝克看来,全球化时代的政治活动将越来越多地超越民族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贝克将这一现象称为一种新的全球性的“权力博弈游戏”,旨在分析和评估民族国家、跨国企业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国际参与者在追求其目标和宗旨时可以采用的策略以及导致的全球范围内的权力演变。贝克强调了两个互动原则,首先,它是一种规则不断变化的游戏,其内容、规则、成员以及行为方式,大部分在参与游戏本身的过程中形成。^③其次,游戏中的权力通过竞争和能力获得,这种能力是指理解并抓住世界主义进程中出现的限制和机遇,且采取行动。^④贝克指出,这两个原则适用于这场游戏中的所有参与者,最有效掌握这些原则并依此行动的参与者将获得最大的权力。因此,目前为止这场游戏中最核心的三个竞争者——跨国公司、民族国家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主要采取两种策略:跨国公司为了自己的目的与国家结盟并致力于维持其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形态,或者国际非政府组织

与国家结盟,说服其改变政策,从而转变为世界主义国家。

在全球层面,贝克指出,全球风险的无边界特征为新的全球文明或风险共同体的出现创造了可能。在贝克看来,全球风险不仅给人类创造了新的全球威胁,同时也导致人类越来越意识到需要构建共同解决全球问题的全球性结构。贝克倾向于将全球风险视为一种推动世界主义理想形成的催化剂,即是说,全球风险的加剧可以增加人们对全球性结构的渴望,从而抵消某些社会上持续存在的阻碍全球性结构发展的势力,比如反全球化力量等。^⑤因此,贝克指出,在地区或全球合作以及国际机构的帮助下,一个世界主义的共同体是有可能的。

(二) 全球风险的世界主义解决方案

全球化不仅拓宽和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沟通,重新定义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加速了工业风险的全球蔓延。社会发展至后工业时代,技术进步以及科技发展导致的副作用逐渐显现,工业和技术后果超出了知识的理解范围,其发展方向进入不可知状态,影响范围在时间和空间上突破了传统社会的界限。^⑥全球风险为国际社会带来了新的体制性问题,全球性的恐怖主义、移民危机、贫富差距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无法依靠单一国家独立解决,而全球现有的制度和体系也不足以构成管理或控制全球风险和危机的充分基础,应对结果皆不尽如人意。在这种情况下,贝克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世界主义的治理方案,比如寻求国家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可以弥补现有国际体

① Ulrich Beck and Mark Ritter, *The Reinvention of Politics: Rethinking Modernity in the Global Social Or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5, p. 99.

② Ibid, p. 98.

③ 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将仁祥、胡颐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④ 同上,第15页。

⑤ Ulrich Beck, "World Risk Society as Cosmopolitan Society? Ecological Questions in a Framework of Manufactured Uncertaint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3, No. 2, 1996, p. 23.

⑥ Ulrich Beck and Edgar Grande, "Varieties of Second Modernity: The Cosmopolitan Turn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And Research",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61, No. 3, 2010, p. 418.

制在处理全球环境污染、经济霸权主义等全球问题中的不足。贝克认为,国际非政府组织中蕴含了巨大的民主潜力,可以保证世界风险社会中个人的民主自决与权利自由。全球风险对人类生存产生了威胁,各国人民需要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基于世界主义立场应对全球风险与国际安全保障机制的失效,重新解释个体的政治诉求。^①因此,倡导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全球正义与发展理念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全人类的名义发声,成为合法性和行动选择的新来源。在贝克看来,国际非政府组织实现自我政治潜力的途径包括两方面,其一要寻求对行为的自我授权,其二可以积极寻求与国家合作,将自身的合法性与国家权力相结合,进一步激发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潜力,构建一种有效的“国家—全球”联动的治理模式,从而挑战经济霸权主义。^②

(三) 贝克世界主义思想的逻辑支点

贝克的世界主义思想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解读:本体论维度、过程论维度和方法论维度。本体论维度是指贝克将“个体”看作世界上最根本的存在;过程论维度是指世界主义思想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一种“批判再批判”的二阶逻辑;方法论维度是指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即贝克主张从“二元主义”转向“多元主义”,以接受差异以及尊重他者的立场来进行思考和研究。

个体与集体的分裂是贝克世界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指出,贝克将自己的世界主义从斯多葛和康德学派的书架上取了下来,不仅仅因为贝克在世界主义的规范性与实践性上与传统理论划清界限,而且涉及对“个体”的界定,贝克背离了传统理论主张的“个体”与“集体”的统一性,而将个体理解为拥有独立世界和领域的存在。^③在传统世界主义思想中,个体需要与共同生活的集体达成共识,这样才可能解决问题;而生活在不同集体中的个体虽然相互联络,但这种联络是表象且无用的,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实质交集。然而,贝克将个体性视为世界主义的核心属性,将人类思维和行为中的个体性推到了非常突出的位置。贝克指出,当前“我是谁”的问题从起源和本质上将个体与集体区分开,世界主义意味着逐渐凸显的个体性。^④一方面,自反性现代化的去传统化以及全球化的影响

导致了传统社会类别(阶级、家庭、民族、种族等)的崩溃,跨国经验与个体的主观意识在各个层面联系在一起,个体的行为、品味、信念、思想无法再从传统分类中推断出来。另一方面,在全球风险的影响下,个体失去了传统的集体性庇护,直接回应社会风险和人生选择。在这种自我选择中,个体的主体性越来越突出。

反思性逻辑是贝克世界主义思想发展的动力。反思性逻辑来源于自反性现代化理论,产生于关于两种矛盾的讨论中,即当代经验分析视野与预期图景之间的矛盾,以及现代性原则与现代基本制度之间的矛盾。在贝克看来,一方面,现代化的基本原则,比如自由、进步、确定性等,与现代化的基本制度,比如国家、市场、家庭等,两者之间并不协调;另一方面,工业或经济技术的意外结果可能已经产生,但指导风险评估和应对的决策和方法却没有及时出现。因此,在自反性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制度和原则无法应对现代化的发展后果,而现代化进程又批判性地颠覆了其自身的基础、制度和原则。这是一种二阶逻辑,产生自工业社会的风险打破了工业社会的边界,使社会重新焕发活力。^⑤全球风险导致了民众对风险和事实的公开讨论,相较于各领域的专家和政府,一种新的公民共识占据了上风。反思性逻辑使贝克对从“风险社会”到“世界主义”转变的陈述变得更加清晰和规范。世界主义的反思性倾向于减少对政治议题参与主体和参与范围的限制,让各方就应对风险的需求达成共识,逐渐推动风险社会最终转变为一个世界主义社会。

最后,“亦此亦彼”逻辑是贝克世界主义思想的核心原则。在贝克看来,世界主义的宽容不是防御性的和被迫的。贝克指出,普遍主义主张的“接受差异”意味着不可避免的负担,多元主义提

① 乌尔里希·贝克《世界主义的观点:战争即和平》第2页。

② Ulrich Beck, “The Cosmopolita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19, No. 1, 2002, p. 27.

③ Bruno Latour, “Whose Cosmos, Which Cosmopolitics? Comments on the Peace Terms of Ulrich Beck”, *Common Knowledge*, Vol. 10, No. 3, 2004, p. 453.

④ Ulrich Beck, “The Truth of Others: A Cosmopolitan Approach”, *Common Knowledge*, Vol. 10, No. 3, 2004, p. 449.

⑤ Ulrich Beck, *World at Risk*.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9. p. 94.

倡的“多元”意味着勉强接受;相较于此,世界主义主张主动地向他人敞开心扉,拥抱他者,享受差异带来的不同,并把他人视为与自己基本相同的人。这一逻辑建立在两段现代化假设之上。贝克反对“后现代”的观点,认为现代化在当前并没有完全解体,而是进入反思性现代化阶段。在贝克看来,今天所经历的现代化进程没有“其他”与之相关的社会结构,因此当前的社会进程是现代化本身的发展,是第二次现代化阶段,其首要目标是识别和阐明社会和政治的新性质和新语境,寻找现代化中出现的新事物。^①第一次现代化,由于其自身的成功导致了对理性和“可计算性”的过度生产,因而被第二次现代化所取代。与第一次现代化相比,第二次现代化无法将成功合理化,无法计算工业和科技副产品的数量和影响。贝克指出,研究第一次现代化依据的社会学假设是二元逻辑,即“我们”与“他们”的逻辑,是国家与国际、国内与国外的区分,是明确的“非此即彼”逻辑;这种逻辑正在被“多元逻辑”所取代,即一种以不确定性为原则的模糊的“亦此亦彼”逻辑,要求尊重他者,包容差异。^②

二、对贝克世界主义思想的评价

贝克的世界主义思想是一种“时代诊断”,包含了广泛的主题和内容。贝克将注意力从对世界主义纯粹的规范性理解上转移开,把世界主义带入实践中,将世界主义的概念扩展到既包含解释性社会学,又包含规范性哲学的范畴,推动了社会学本身的变革与发展,从而引领社会学和政治学进入一个新议程。贝克认为,社会学遭遇了第二次现代化带来的全球风险和反思性力量,这些力量推动着社会变革,并引发了专业知识和科学领域的怀疑论,需要从宏观层面寻找新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来理解日益变革的世界,贝克为之提供了世界主义观点及方法论世界主义。

另外,贝克的世界主义思想也为应对国际冲突和解决全球问题揭示了一种潜在路径,即国际行为体基于“亦此亦彼”逻辑和“对话式”思维实现全球合作,形成全球共识,以应对全球威胁。贝克主张以“对话思维”代替“线性思维”,主张对“他者”和“他者”文化更加包容,实现“自我”与

“他者”之间的互动,并将“他者”界定为“内在的他者”。^③这种对话式思维意味着个体生活方式从对立到共存的转变,通过反思与理解将原有的矛盾分解,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和谐的相互交融的生活状态。在当前紧张的国际关系形势中,这要求不断推进平等对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全球共同发展共享文明的成果。贝克的这一主张与我国提倡的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利观、共同利益观以及全球治理观不谋而合。

然而,尽管贝克的世界主义思想对当今社会学理论和议程具有重要价值,但仍不可否认其中存在的矛盾和不完整性。贝克对世界主义的未来充满信心。贝克指出,在这个时代,单独的国家已经无法解决全球性问题,跨国模式越来越重要,“全球性事件只能在全球范围内受到监管,只有那些在全球层面上为规则而战的行为体才有渺茫的机会获得成功”^④。但是,当前全球环境持续动荡,与世界主义的畅想截然不同:英国脱欧,特朗普在美国大行民粹主义政策,全球性议题讨论中各国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反全球化的呼声不断高涨,关于世界主义和道德承诺的讨论被压制着,世界主义的前景似乎并不乐观。基于此,许多学者对贝克的世界主义思想抱持批评态度,主要集中在思想建构及发展前景等方面。

首先,脱离了集体的个体主义使社会的反思化进程变得十分困难。贝克的世界主义思想假设每个人拥有相同的社会起点和资源,且成为世界主义化进程中社会权力再生产的独立单元。^⑤贝克认为,区别于第一次现代化中简单且确定的利益诉求,在第二次现代化中,个体化与亚政治协同作用,将个人忠诚建立在了个人经历和选择的公共领域中,具有多样化和反思性特征,因此其社会

① 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8页。

② 乌尔里希·贝克,贝克·恩格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序言第5页。

③ Ulrich Beck, “We Do Not Live in an Age of Cosmopolitanism But in an Age of Cosmopolitisation: The ‘Global Other’ is in Our Midst”, *Ir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9, No. 1, 2011, p. 23.

④ 乌尔里希·贝克《世界主义的观点:战争即和平》,第95页。

⑤ 乌尔里希·贝克,贝克·恩格斯海姆《个体化》,第31页。

行动不具备一种预先的确定性,取而代之是“焦虑”的共性,由反思性的独立个体构成。^①然而,布莱恩·赫希(Brian Heaphy)等学者指出,尽管贝克认识到了当前个体行为的反思性特征,但是他却把这种个体化进程误认为是非嵌入型的,低估了阶级、性别、民族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②贝克企图删除个体在第一次现代化中的所有社会联系,希望在不涉及传统社会规则和分类的情况下重塑个体身份,但固有的文化影响会使得这一设想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比如女性工作或生活方式的选择至今仍或多或少地受限于文化和社会对女性角色定位的期望和设定。

其次,全球风险共同体是一种假设性存在。代表性结构是集体形态存在的核心,对内确定权力分配秩序,对外充当与其他行为体竞争权力的争夺者。因此,无论是政党、宗教、民族国家,还是风险社会,都需要阐述其潜在的代表性结构。然而,在贝克的世界主义思想中无法找到关于风险社会的代表性结构的介绍。在贝克的论述中,世界主义是从集体身份中分离出来的,也就是说,或多或少地来自界定明确且可识别的传统集体社会。那么,独立于这些相对稳定的集体身份和传统社会体系之外的群体是如何产生和构建的?世界主义体制又如何在一个动荡且边界不断变化的决策中心网络中形成?贝克给出的答案是:基于全球风险的共同认知,这种观念把所有人统一到一个“风险共同体”中。^③但是,如安图恩·布雷克曼(Antoon Braeckman)所说,技术、经济发展或者气候变化等生态现象本身是否真的存在潜在危险,仍然是未知数,它们之所以被这样理解,只是因为它们被这样解读过。^④因此,从社会理论的逻辑构建上来说,贝克的“风险共同体”片面地解读了社会的基本特征,它忽视了世界风险社会的代表性结构。

此外,贝克的世界主义思想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全球现实。贝克认为,在全球风险的激进状态中,协商一致将成为政治谈判的普遍结果,但在现实中,共同体的构建总会被各种利益冲突和政治对抗所阻碍。贝克认为,可以通过实现劳工和国家的合作来抵消全球资本的权力,但实际情况是,国家经常因为利益而向资本力量妥协。再比如,贝克主张越过国际法来应对恐怖主义风险,但

现实是不尊重国际法导致了更严重的人权问题。贝克的世界主义主张不断受到来自地位不平等、利益不均衡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差异等现实因素的冲击,它缺乏对权力关系的协调,这使得贝克在构建世界主义理论框架时总存在缺陷和悖论。

贝克的世界主义思想受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贝克的原创性观点,比如“世界主义化”、“亦此亦彼”以及“亚政治”等概念启发了一代学者。他们在贝克的思想中寻找灵感,作为研究全球经济、全球安全、全球合作、全球气候变化、全球移民以及全球犯罪等议题的起点。■

[程冰: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

(责任编辑 宋阳旨)

①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② Brian Heaphy and Andrew Yip, “Uneven Possibilities: Understanding Non-heterosexual Ageing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Social Change”,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Vol. 8, No. 4, 2003, p. 2.

③ 乌尔里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常和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

④ Antoon Braeckman,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Ethical Perspectives*, Vol. 15, No. 3, 2008, p. 355.